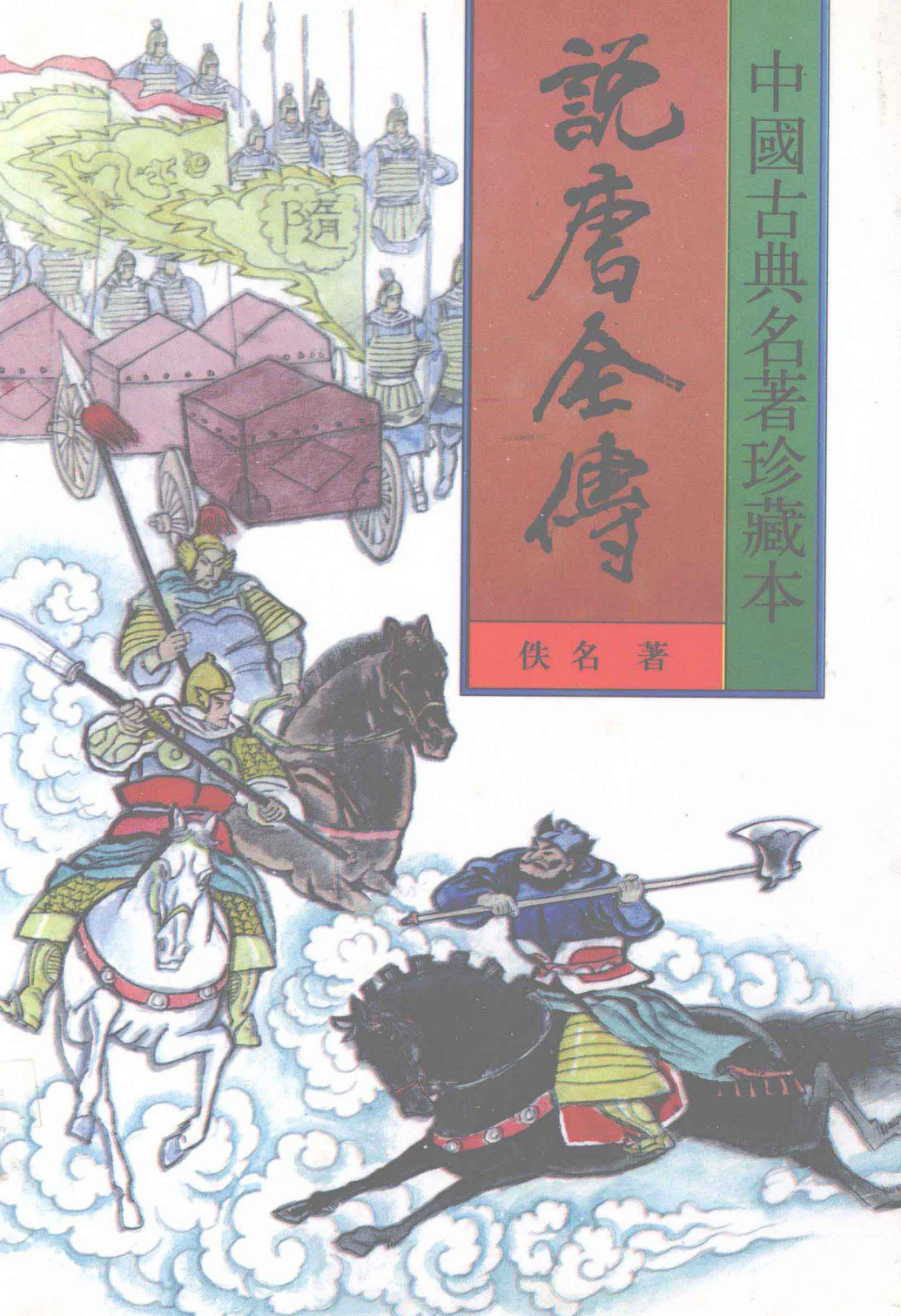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

說唐全傳

佚名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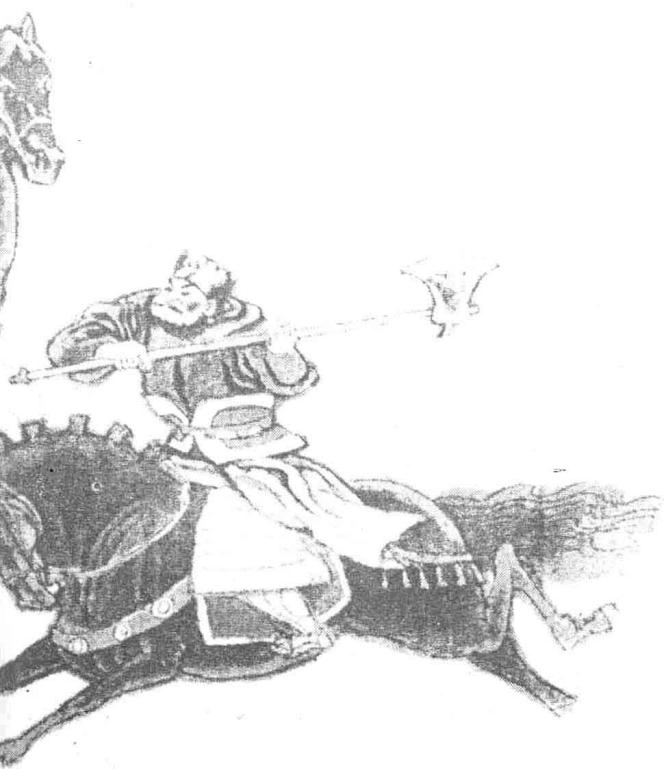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

說唐全傳

下

佚名著 ● 春風文藝出版社



说唐全传

Shuotang Quanzhuan 佚名著 瘦吟山石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编 110001）

山东省龙口市印刷总厂印刷

字数：412,800 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0 1/2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800

责任编辑：马达骐 封面设计：悟石 责任校对：朱立鸿

ISBN 7-5313-1341-3/I · 1190

（上、下） 定价：33.00元

第三十七回

五虎将攻打临阳关 王伯当两盗呼雷豹

诗曰：

西魏何能称霸才，皆因仗义众英侪；
金墉据守何能敌，只恐天差真命来。

当下邱瑞道：“那尚师徒的武艺，都是老夫传授他的，向有师生之谊，待我去劝他前来归降，必不敢抗拒便了。”正谈论间，忽报尚师徒讨战，邱瑞道：“他今讨战，老夫即去叫他来。”说罢，即披挂上马，执鞭出营。来到阵前，尚师徒一见，横枪在手，口称：“老师在上，门生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，马上打拱了。”邱瑞道：“贤契少礼，老夫有一言相告。”尚师徒道：“不知老师有何言语，门生洗耳恭听。”邱瑞道：“当今炀帝无道，弑父篡位，鸩兄奸嫂，欺娘图妹，以致天下大乱，可怜生民涂炭。十八家反王改元称号，六十四处烟尘尽起，料来气数不久。贤契何不去暗投明，同老夫为一殿之臣，岂不为妙？贤契请自熟思。”尚师徒闻言，高叫一声：“差矣！自古道：‘食君之禄，必当分君之忧。’你这些言语，不要对我说，

只可对那贪财慕禄之人说。我尚师徒忠心赤胆，岂肯窃效鼠辈之行？劝你快快回去，唤那秦叔宝出来受死。我和你往常师生之谊，今日各为其主，只恐举手不容情，不要寻死，枉送性命。”邱瑞听罢，不觉怒发冲冠，举起鞭来，照头就打。尚师徒把枪架住，微微冷笑道：“老师不要动怒，还是回去了罢。”邱瑞那里肯听，当的又是一鞭。尚师徒发恼起来，举枪劈面来迎。两马相交，鞭枪并举，未及八九个回合，尚师徒把呼雷豹领上痒毛一拨，呼雷豹吼叫一声，口中放出一道黑烟，把邱瑞的坐骑跌翻在地。尚师徒道：“报君以忠，容情便不忠了。”提起枪来，对咽喉一枪，把邱瑞刺死了。

败兵报进营来：“启帅爷，邱将军被尚师徒刺死了！”秦叔宝闻报大怒，带领大小将官，一齐冲出营来。叔宝上前叫声：“尚师徒，俺秦叔宝在此，特来会你，只是先有一言奉告。”尚师徒道：“有何话说，快快说来。”叔宝道：“我和你乃是顶天立地的男子，比如交锋打仗，或者生擒活捉，或者枪挑剑刳，这便是个手段，死也甘心。你却倚了脚力的本事，弄他叫一声，那人就跌下马来，你就擒了，岂是正大光明人做的，如何为好汉？”尚师徒接口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，我今日就不用宝骑之力，有本事生擒活捉你来。”叔宝道：“只是还有一说，有心是这样，索性单对，与你比手段，两下不许暗算，各将人马退远了，免生疑忌，才见高低。”尚师徒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各挥人马，一边退到关下，一边退到营前。两下遂举枪相战。

正战之间，叔宝把枪一架，叫声：“且住！”尚师徒道：“有本事放出来，何必叫住？”秦叔宝道：“我若没本事，不与你战了，却是你坐骑作怪，我终不放心，若你战我不过，又把脚力舞弄起来，可不吃你的亏了。要见手段，大家下了马，用短兵器步战，就放手擒捉你了。”尚师徒微微一笑：“也罢，就与你步战。”叔宝就跳下黄骠马，把虎头蘸金枪插在地上，把马拴在枪杆上，取出双铜立着，尚师徒也下了风雷豹，将提炉枪插在地上，拴缚缰绳在杆上，取出两根鞭来，迎战叔宝。两个交手步战。叔宝一头战，只管一步一步往左边退去，尚师徒只管一步一步逼过去。徐茂公瞧见了，忙令王伯当如此如此。王伯当便悄悄过去，拔起提炉枪，跳上呼雷豹，带转缰绳，加一鞭飞跑回营来了。这秦叔宝手里一头招架，究竟眼快，一膘着了王伯当得手，他就复败到下马所在，叫声：“尚师徒，我和你仍旧上马战罢。”拔了虎头枪，跳上黄骠马。尚师徒一看道：“我的马呢？”叔宝道：“想是我一个朋友牵回营中上料去了。”尚师徒道：“嘎，你这千人到底是强盗出身，还是这样贼手贼脚的，怎么把我的宝骑盗了去。”叔宝道：“你可放出程咬金来还我，我便换还你呼雷豹。”尚师徒点头道：“也罢，就放程咬金还你，须要对阵交换。”叔宝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尚师徒遂吩咐军士进关，还了程咬金的盔甲斧马，送出关来。两边照应，那边还了程咬金过来，这边放了呼雷豹过去。其时天色已晚，两边各自收军。

当晚叔宝回营，吩咐王伯当连夜到城东旷野处，如

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王伯当得令，同几名军士备了家伙，带了干粮，径往城东一株大树底下，掘下一个大窟。王伯当钻身伏在下面，令军士用黑芦席遮盖了。上边扒放一些浮土，然后众军士各自回营复令不表。

次日天明，那秦叔宝用过战饭，不带一个兵将，单人独马抵关讨战。尚师徒得报，即上呼雷豹出城来，两下也不多言，交手就战。将有五六个回合，叔宝半战半败，望东南而走。尚师徒催马紧紧追来，叔宝且战且走，忽叫一声：“尚将军，今日不曾与你说过，却是不要动那脚力才好。”尚师徒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说过不扯就是了，不必多心。”叔宝道：“口说无凭，我到底疑碍这匹马，还是下马战的好。”尚师徒道：“我下了马，你好再偷。”叔宝道：“你说这样呆话，这里如此旷野去处，离营有七八里路多了，四下没有人影儿，那个走来偷你的。”尚师徒听说，抬眼周围四下一看，便说：“也罢，就下马战便了。”二人下马，都将缰绳拴在树上，交手紧战。你来我挡，我去你架。叔宝又是一步步败将过去，尚师徒紧紧追逼，不肯放松。那王伯当在窟中轻轻顶起芦席，钻出窟来，将呼雷豹解了拴，即跳上身，加鞭走回营去了。秦叔宝兜转身叫声：“尚师徒，我和你仍上马战罢。”遂跳上黄骠马，叫声：“来来！”尚师徒一看：“啊呀，我的宝马呢？”叔宝笑道：“得罪了，又是我那朋友牵了去了。我却告别！”说罢，摆开马，径回营去了。气得尚师徒三尸神直爆，七窍内生烟，两只眼乌珠挂出在外，那怕你叫破天也没人答话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忿忿

回关。

这里叔宝回到营中，见了呼雷豹，心中大喜，吩咐牵到后槽，急急上料。一面摆酒庆贺，众将吃饭。只见程咬金坐在席上，呼吆喝六，大碗酒大块肉，吃个不住。齐国远看了，微微一笑，咬金道：“你笑什么来？”齐国远道：“我笑你这马换来的，偏要装出许多虎势来。”程咬金听说，爆出两只乌珠，气得做声不得。少停席散，咬金想想好生气恼，都是这亡祖宗的，累我受人取笑，走到后槽看看，只见众马都远远立着，不敢近它。那呼雷豹实是马中之王。咬金走过去，把它带住了，将它痒毛一扯，它就嘶叫一声，众马即劈劈啪啪，一齐跌倒了，尿屁直流。咬金摇摇头道：“啊唷，为什么这亡祖宗生几根痒毛，这么利害，岂不可恶？外边好月亮，我且牵他出去，放个辔头看。”那个管马军士忙拦住道：“元帅吩咐，不许动它。”咬金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我程爷爷喜欢，牵去骑骑，有何妨碍？”一头说，一头牵，一牵牵出营来，跳上马背，望前就走。走一步，扯一扯，那马一声吼叫。咬金不住把毛乱扯，那马乱吼，越扯越吼，扯得这马头摇尾摆，竟不住地嘶叫。程咬金大怒，一发将它这宗痒毛，尽行拔掉了。那呼雷豹性发，颠跳起来，前蹄一起，后蹄一竖，掀翻程咬金在地，一辔头望临阳直跑。来到关前，守城军士认得是元帅坐骑，忙出关带进，报知尚师徒。尚师徒大喜，近身一看，却没有痒毛的了，凭你扯他，只是不叫。尚师徒道：“虽然不叫，到底是宝骑。”吩咐军士，好好上料将养它。呼雷豹自此之后，直到秦

叔宝倒铜旗时吼一声，扬州抢状元时节吼一声，美良州大战尉迟恭时吼一声，跨海征东时吼一声，这四声之后，永远不叫了。按下不表。

再说程咬金当下被呼雷豹掀翻在地，醉眼模糊，爬将起来，不见了呼雷豹，径回营去睡了。次日天明，叔宝升帐，军士报禀此事，叔宝大怒，喝令把程咬金绑去砍了。程咬金叫道：“秦大哥你要杀我，我也不来怪你，只是轻人重畜了，一匹瘟祖宗没了，就杀一员大将，而且是好朋友，亏你提得手起。”叔宝闻言，垂首一想，吩咐松了绑，道：“你这匹夫不知法度，暂寄下你这颗头颅，日后将功赎罪。”咬金道：“是啊，待有了功的时节，赎罪便了。”

忽听军校报进：“启爷，尚师徒讨战。”秦叔宝即便提枪上马出营。尚师徒一见，骂道：“好啊，你这干贼党，两次盗我宝驹，却将他痒毛拔掉了，使他不叫。今日相逢，决难饶你，看家伙！”照头刷的一枪。叔宝连忙招架。这尚师徒发了恼，使开这杆提炉枪，犹如银龙闪烁。秦叔宝那里抵挡得住，回马望北而去。尚师徒大叫道：“那里走！”催开呼雷豹，紧紧追来。叔宝战一阵，败一阵。看看败至下午时分，到了一个所在，前面一条大涧，水势甚险，却是几路山泉，聚水流下，十分响亮。又有一座石桥，年远坍塌，倒在涧中，已走不过的了，望到上首，却有一根木桥。叔宝回头见尚师徒走得近了，着了忙，即在这坍塌的桥头上，把马加上几鞭，要跳过涧去，不料这匹马战了一日，走得乏了，前蹄一纵，后蹄一低，

腰肚一软，竟扑在涧中了。那水底下都是桥石坍在下面的，又年远水冲，石头犹如快刀一般，其马跌在石上，连肚皮也破开了，试想焉能还走得动？叔宝半身在水中，几乎跌倒，忙把手中枪向马前尽力一拄，却好插在石缝里了，就趁势着力在枪杆上一攀，又一纵，刮喇一声响，人便纵过了岸，那条枪却别做了两段。这回书，名为“撞死黄骠马，别断虎头枪。”

叔宝连忙爬到岸上，尚师徒已从木桥上过来了。叔宝便取双铜在手，准备迎敌。尚师徒见了这般光景，欺他没了枪马，稳定拿他，便叫：“秦叔宝，还不快快受死！今日本帅便不怕你飞上天去了。”说得迟，来得快，骤马迎风，刷的就是一枪。叔宝将身一闪，扑蹕在左边，顺手一铜，却照马腿上打来。尚师徒忙伸枪一架，拦开了铜，复手一枪，叔宝又蹕在右边。要晓得，秦叔宝原是马快出身，蹕纵之法是他的绝技。那尚师徒的枪法果然高强，却一边在地下，一边在马上，不便施展，怎当得秦叔宝蹕来跳去，或前或后，或左或右，东一铜西一铜。那尚师徒恐伤了坐骑，心中想道：“这样战法，如何拿得住他，必须和他步战，方可赢他。”遂四下一看，料想此地，他必无人在此，就取过双鞭在手，跳下马，把提炉枪往地下一插，缆定缰绳，抡鞭直取叔宝。叔宝舞铜相迎，两下你一鞭我一铜，斗了一回。叔宝手里招架，肚里算计，把身子渐渐转去，背对着呼雷豹，且战且退到呼雷豹近边，站定了身子。尚师徒一心要捉破绽好擒他，那里防他别的。秦叔宝猛可的连发几铜，大叫一声：“兄

弟们，走紧一步，快来救我！”把双铜往身上一护，就地滚过去。尚师徒倒缩开了两步，四下一看，不见一个人影，掇转头来，秦叔宝已骑在马上了。连枪连缰绳一拔，双膝一磕，“走啊！”尚师徒连忙赶过来，偏生手内又是短家伙。秦叔宝过了木桥，叫一声：“尚将军，另日拜谢你的枪马罢！”飞跑去了。尚师徒气得目瞪口呆，只得自回关去。修书请红泥关总兵新文礼前来助战，按下不表。

再讲秦叔宝回营，得了枪马，不胜欢喜，众将齐集庆贺，不消说起。岂知叔宝那日劳伤过度，又在涧中受了这一惊，又饥又渴，回来又多饮了些酒食，饥寒伤饱，次日发寒发热，不省人事，病倒在营中，徐茂公吩咐诸将，不许妄动，紧闭营门，将养叔宝。不表。

再说红泥关总兵新文礼，身長丈二，坐下一匹金睛骆驼，使一条铁方槊，重二百斤，隋朝好汉现在要算他是第九条。那一日，得了尚师徒的请书，便将本关军务托付夫人掌管，自往临阳关而来。尚师徒迎入帅府，备言：“金墉李密差秦叔宝为元帅，兵犯临阳，抢我宝驹，不能胜他，因此特请将军到来，望乞扶持。”新文礼道：“不妨，明日待小将出马，只消一阵，包管杀退他便了。”尚师徒欣喜称谢，摆酒接风。一夜无话。

次日，新文礼全身披挂，提着铁方槊，上了金睛骆驼，出关抵营讨战。茂公吩咐不与交战。新文礼在营外恶言叫骂，众将官俱要出战，徐茂公发令禁止，不许妄动。新文礼骂到天晚，只得回关。

次日天明，又来讨战。带了军士一齐抵营，发喊辱

骂，比昨日更加骂得热闹。不料运粮官天保将军裴元庆解粮到此，望见营外一个长大将军带领许多军士，高声叫骂，再细听时，原来是讨战的。元庆大怒，叫手下押过粮草在一边，把抓地虎一拍，举二柄银锤，大喝一声：“何处贼将，敢在此无礼！”这一声喝，犹如晴天一个霹雳。新文礼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却是个小孩子，便喝道：“来将何名？”回言道：“不消问得，俺乃金墉西魏王驾前天保将军裴元庆便是。你这厮却是何人？”新文礼道：“我乃大隋朝官拜红泥关总兵新文礼便是。你这孩子何必前来寻死！”把铁方槊一举，照顶门盖打过来。裴元庆把锤往上一击，当的一声响，把铁方槊打断了一节。新文礼叫声：“啊呀！”震开两只虎口，便带转骆驼，没命地跑了。裴元庆催开抓地虎，随后赶来。城上军士连忙放下吊桥，新文礼上得吊桥，裴元庆追来照着驼尾一锤，打中金睛骆驼后屁股，打得如酱一般。新文礼噗通一声跌下水去了。裴元庆却待要抢关，城上箭发如雨，因兼粮草未曾交卸明白，便回马转去。城上军士出来救起，新文礼跌落了两个门牙。尚师徒留他在帅府将息，幸而不是内伤，将养了七八天就也无事。这边裴元庆回至营门，押入粮草，见过了徐茂公，给了收粮回批。元庆备言杀退新文礼，诸将庆贺。元庆又去问候了叔宝，当晚置酒不表。

再说新文礼将养好了，便与尚师徒商议道：“这裴元庆十分骁勇，只宜智取，不可力敌，将军可有计谋先除此人，其余可立破矣！”尚师徒道：“下官有一计在此：此

地城南有一山，名曰庆坠山，两边是石壁，中间一条山路，却是个死路。今可差人到彼，暗暗埋下地雷火炮，石壁上边着军士备下筐篮伺候，将军前去讨战，慢慢败入窟中，引他进了小窟，外边就塞断了出路，上边放下筐篮，先拽起了将军，然后抛下干柴烈火，着了地雷火炮，倾刻将他烧死，则先除此人矣！”新文礼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”遂即差人前去料理。隔不得两日，俱已料理端正，新文礼手提铁方槊，步行出城，单要裴元庆出战。正是：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中亡。

这裴元庆不知出战不出战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裴元庆祸中火雷阵 尚师徒失机全节义

诗曰：

将军神算妙无双，庆坠山中小将亡；

只道临阳能保守，谁知天意失隋场。

当下探子飞报进营，裴元庆闻报，吩咐韃马，就要出战，徐茂公止住道：“将军，且消停一日，不宜出马。今日交锋，决然不利，宁可别一位将军出去抵敌，将军随后还好。”裴元庆道：“军师又来讲腐气的话儿了，这么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今日不杀新文礼，也算不成好汉。”一径上马，提锤出营去了。徐茂公只得叫一声苦，众将忙问其故，茂公道：“不必多言，也是个大数难逃，六马已到，不能活矣！”众将各自惊疑。

当下元庆出营，抬头一看，见是前日杀败的新文礼，举锤便打。新文礼挡了一锤，回身便走，拽开大步往南飞奔。裴元庆的马快，看看追近了，新文礼又挡了一锤。且战且走，引进了庆坠山，直抵窟中。新文礼坐入筐篮，上边军士拽了上去。命令军卒点着干柴火箭，撒将下来，

发动地雷，一时烈焰飞腾。试想，这可招架得了么？可惜这巡天都太保八臂勇哪叱，就这样被烧死在窟中，其年只有十五岁。

新文礼乘势领兵冲下山来，径到营前讨战。徐茂公得报便说：“不好了，裴将军命决休矣！众将官可一齐上前迎敌。”众好汉呐一声喊，合营大小将官，各举兵器，杀出营外。军中战鼓如雷，将新文礼裹在垓心，轮流厮杀，用力大战，这且慢讲。

且说秦叔宝病在床上，但听得战鼓咚咚不绝，叫声：“秦安，天色已晚，那处交锋，战鼓甚急？”秦安道：“想是徐老爷在那里操演人马。”叔宝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操演的鼓声，自有徐疾缓急之法，那有这个声音？”秦安道：“太爷自睡，不要管他。”叔宝明白秦安瞒他，便说道：“我睡得厌烦了，你可扶我起来，略坐坐。”秦安就伸手来扶他，却被叔宝一把扯住了，抓紧来，秦安疼痛得好象杀猪一般叫起来：“太爷，为什么？”叔宝道：“你这狗才，还不对我说那里鼓响，你只是瞒我。”秦安道：“太爷，放放手，待我说就是了。只因天保将军被新文礼引到庆坠山中烧死了，新文礼又来冲营，为此众位老爷一齐出战，在那里厮杀。”叔宝闻言，说声：“啊呀！”眼珠一停，昏晕倒了。秦安双手扶定，叫道：“啊呀！太爷苏醒。”叔宝渐渐醒转，开眼一看，大骂新文礼这狗头，伤我一员大将，誓必亲杀此贼，遂命快取披挂过来。秦安道：“太爷，请耐烦些，如此病重，取披挂何用？”叔宝道：“多讲！谁要你管？快去取来，你不肯取，我另叫人

去取。”秦安没奈何，只得取过披挂来。

叔宝走下床来，那两只脚还是涩流流抖的。秦安道：“太爷，不是玩耍的，还是睡睡好。”叔宝道：“咤！还要多话，快去鞣马，取我双铜来！”秦安摇摇头道：“这个光景，如何骑得马使得铜。”若不依他，又要使性，只得牵出风雷豹，配上鞍，把双铜一条一条捧出来。叔宝两只手抱了双铜，一步步要上马，一只脚踏在蹬上，这一只脚又不住地抖，那里跨得上。便骂一声：“秦安狗才，还不来扶我一扶！”秦安凑过去，攀着肩扶了上去。

叔宝横铜扳鞍，一路才出营门，但见四下灯球火把，如同白昼。众将周围驰骤，喊杀连天，那新文礼在中间左冲右突，大步奔腾。叔宝一见大怒，两眼一睁，摇身举铜，大叫一声：“众兄弟，不要放走那厮，俺秦琼来也！”谁知这一声大叫，浑身毛窍都开，出了一身臭汗，身子就松了大半，一马冲进圈子里，众人看见齐吃一惊。新文礼举起铁方槊，正要来打，只见半空中一阵阴风呼呼地罩下来。这里众人朦朦胧胧，不见仔细。新文礼却亲见云雾中裴元庆骑着抓地虎，举两柄银锤打将下来。新文礼叫声：“啊呀！”把铁方槊向上招架，却被秦叔宝纵马一铜，打倒在地，众将一齐上前，剁为肉酱。那尚师徒闻知新文礼被围，正领兵来救，亦被众人围住了。徐茂公趁势点兵抢关。

叔宝见师徒与众人混战，便唤一声：“尚将军，你关隘已失，何苦如此恋战，我看你不如降了罢！”尚师徒回头一看，果见关上灯火通红，呐喊奔驰，遂长叹一声：

“罢了，各位英雄且住手，请秦将军听下官一言奉告，不知肯听否？”叔宝道：“尚将军言若有理，小将无不听从。”尚师徒道：“不才自愧无能为朝廷争气，死有何惜？细观秦将军乃当世忠义之士，决不负托。关中寒荆只生一子，年已三岁，托付将军，认为继子，感恩不尽。下官随身有四件宝贝，其枪马二物，已属将军所得，今将盔甲二宝并送将军，以全物色，伏乞收纳。寒荆小儿，望将军怜而抚之，我尚师徒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”一头说一头跳下马来，卸落盔甲，呈送叔宝：“请将军受下官一拜。”秦叔宝忙下马回礼，连声：“不敢，承蒙将军委托，不须挂念，都在小将身上；但将军还该斟酌才是。”尚师徒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拜托，大事已定，有何斟酌？列位将军请了！”遂拔出腰刀一勒，自刎而死。叔宝遂令大兵入关。叔宝命人收葬了尚师徒，又往庆坠山收了裴元庆的骨骸，又托裴元福带一千人马，护送尚家母子，到金墉秦府中安顿了。

此时，秦叔宝因除了新文礼，开怀畅饮，病也好了。当下歇兵三日，就发兵取红泥关。人马趲行，不一日，到了红泥关，下了营寨，先锋程咬金抵关讨战。报入关内，新夫人闻知新文礼已死，又闻有将讨战，心中大怒，全身披挂上马，提两口双刀，冲出城来。程咬金一见：“啊，为何女人也会上阵的！”不问来由，一马上前，照头就是一斧。新夫人把双刀一架，当的又是一斧，新夫人回马便走，程咬金大喝一声：“那里走！”拍马赶来。新夫人按下双刀，取出流星锤来，扭回身刷的一锤，正中